

美國在港搞「顏色革命」證據確鑿 還要甚麼證明？

高天問

特首梁振英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，指佔領行動有外國勢力介入。反對派議員擔心自己的老闆被揭發浮出水面，護主心切，聯署去信特首辦，「強烈譴責外國勢力介入」言論，要求梁振英拿出證據，「勿信口雌黃」。與此同時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在回應傳媒查詢時亦表示，美國無操控香港任何人、團體或政黨，有關說法是轉移香港問題視線云云。主子和奴才就同一個題目發聲，說明了他們是同坐一條船的同謀者。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」，恰恰說明了美國和香港反對派政黨有很緊密的勾結。美國人從政治上、金錢上、策略上、人員訓練方面，都向反對派和「佔中」搞手提供了大量援助，給予了大力支持，證據確鑿，反對派還要甚麼證明？

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否認干預和操縱「佔中」，很快就「穿煲」，自暴其醜，越抹越黑。美國前高官兼軍事政策顧問白邦瑞（Michael Pillsbury），日前接受當地電視台訪問時，就直言梁振英特首的指控並非毫無根據，因為的而且確有不少美國領事館人員負責策劃在香港推動「民主運動」，並提供了數以百萬計的資金。白邦瑞又比較了今次「佔中」行動與1989年的「北京民運」，認為兩者有很多類近之處，例如本港學生組織領袖同樣向國家領導人發出公開信，並要求得到回覆等，此舉無可否認挑戰到國家主權。

美國介入「佔中」的四個方面

美國支援「佔中」，牽涉政治上、金錢上、策略上、人員訓練四大方面的介入。首先是政治上的支持。反對派醞釀「佔領中環」已經有年多的時間，李

柱銘一直公開表示自己組織和參與了「佔中」行動，並且說自己不怕坐牢。今年4月，李柱銘和陳方安生收到美國白宮的邀請，跑到了白宮，獲得了美國副總統拜登接見，李柱銘向美國副總統談到了反對派的「佔中」計劃，並要求美國大力配合，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；他更大談香港的「民主」取得勝利，對於美國處理中美戰略關係也有好處。拜登強調了美國「全面支援」香港的民主運動。

香港並不是美國的一個州，出動副總統支援香港的「佔中」和所謂「真普選」，難道美國不是心存大欲，企圖操縱反對派及其行動嗎？「佔中」發起人戴耀廷，曾經當過李柱銘的政治助理，兩人關係密切。李柱銘又能影響民主黨和公民黨，美國人控制了李柱銘，自然就能影響戴耀廷及上述兩個政黨。去年10月，李卓人、朱耀明等赴台灣與施明德會面，為「佔

中」向施明德取經，此行乃李柱銘游說而起。李卓人、鄭宇碩、朱耀明到台灣去，和民進黨結成了攻守同盟及「命運共同體」，搞什麼「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」，共同破壞「一國兩制」；為外部勢力通過「華人民主書院」訓練「佔中」組織骨幹，傳授鬥爭策略，不少香港年輕大學生接受了培訓。學甚麼？課程的內容是甚麼？其實是學美國人在許多國家進行「顏色革命」的經驗，裡面有如何組織群眾到廣場，怎樣進行談判、怎樣推倒政府的具體策略，當然也少不了在廣場進行暴力鬥爭的策略。

黎智英後來又搞了一本「佔中」教戰書，他囑咐台灣《蘋果日報》的李月華向民進黨人收集了街頭鬥爭的戰術。黎智英的助手葉一堅在電郵中曾向黎智英出過主意，認為如果黎智英直接捲入「佔中」，難免令人以為有美國的背景。連《蘋果日報》的高層也認為美國色彩濃厚，就很可能說明問題。

策動「港版顏色革命」達到「軟政變」

在「佔中」的戰術策略方面，美國通過了迂迴渠道，散佈了美國特工夏普策動「顏色革命」的教戰經驗。夏普的書簡直是一本「顏色革命」的「聖經」。在哈佛大學的支持下，夏普於1983年創立了艾伯特·愛因斯坦研究所，該研究所由索羅斯基金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提供資助，訓練人們學習「非暴力的戰爭方式」的理論。多年來，夏普一直與北約和中情局合作，從事訓練特工的工作，這些特工遍佈緬甸、立陶

宛、塞爾維亞、格魯吉亞、烏克蘭、台灣，甚至委內瑞拉和伊拉克。在過去20年，在美國支持下所發生的所有「軟政變」，幾乎都與金·夏普及其同僚羅勃特·赫爾維有關，後者是一名退休的美國軍隊情報專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「六四事件」前兩個星期，夏普正在北京。「顏色革命」的手冊由台灣轉口，改頭換面，再增加了一些台灣民進黨的鬥爭方式，就變成了「華人民主書院」的教材，然後成為了「佔中」者屢次衝擊警察防線的戰術。

「佔中」的金錢哪裡來？香港市民都清楚知道，主要來自黎智英及美國民主基金會。中文大學的美國中心，也是一條大水喉。所以，「佔中」的廣告費，高達350萬元，全部由有美國海軍情報系統關係的馬克西門直接支付給報社。至於李卓人收取的美國民主基金會屬下機構二十年的捐款，累計起來達到了二千萬元，一直秘而不宣。而黎智英的金錢又從哪裡來？當報章刊出了他和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沃爾福維茨秘密出海密會，就可以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一個經營《蘋果日報》和電視台虧損纍纍的大亨，每一次都絕處逢生，無端端獲得了意外橫財，誰都知道這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別津貼。轉了一個彎，由黎智英出面捐出四千萬元，控制了主要反對派政黨，這是否一種政治的控制？

現在這些收了「黑金」的反對派議員，全面參與了「佔中」行動，又撲出來為「美國控制佔中」的批評洗脫，並反擊特首，就更加能夠說明「黑金能驅鬼推磨」的威力。

反對派掩蓋民意用心險惡

盧山

反對派經常口口聲聲指責特區政府漠視民意、倒行逆施，但原來好此道者真正就是他們，對不合心意的民調結果竟然秘而不宣，事後更詭辯稱這些民調只供內部參考。這種醜行若不是被傳媒揭發，恐怕廣大市民會被滅聲於無形，充分暴露出反對派的虛偽。

自「佔中」爆發以來，反對派深知唯一可以把整個非法行動合理化的工具就是民意，於是出盡法寶搶佔輿論高地，並企圖透過民調製造「佔中」得到公眾支持的假象，但結果卻變成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。日前，媒體得到一份公民黨在本月中所做、卻從未曝光的民調報告，當中顯示共有52%的受訪市民「非常同意」或「同意」警方在9月26至28日期間處理示威的手法，反映大多數市民理解警方當時在迫不得已下動用催淚彈的決定。至於「佔中三丑」及學聯頭頭等不斷叫囂要特首梁振英和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下台，其實分別只有32%和31%的市民認同。

與此同時，一份民主黨較早前所做的民調同時曝光，結果顯示總共有75.4%的市民認為，「佔中」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「很大影響」或「有影響」。被問到能否接受這些影響時，合共65.4%的市民表示「不可接受」或「完全不可接受」，印證「佔中」從一開始就已經不得民心。另一方面，高達58%的市民認為議員應該對符合人大框架的普選方案投贊成票，對反對派而言又是一記悶棍。

即使反對派在上述兩個調查中，故意加入具引導性的問題，例如問特首梁振英應否立即辭職，就刻意使用「對付示威者」等偏頗字眼，企圖誤導受訪者，但這些下流的手段又怎能蒙騙廣大明察秋毫的市民？事實擺在眼前，社會大眾從一開始便普遍認同警方的處理手法、不接受「佔中」；更重要是，大部分市民支持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落實普選。一切都證明，廣大市民早就看穿反對派串通外國勢力搞「佔中」，企圖反對基本法、破壞「一國兩制」的圖謀。反對派眼見這些民調結果竟然和自己的預期大相徑庭，為免尷尬，於是乎索性留中不發。反對派終日義正詞嚴地高喊反對篩選，自己卻私底下篩選民意，真是何其諷刺！

其實反對派篩選民意，選擇性發放有利自己的資訊，又何止這一次？例如在曾健超涉嫌被毆一事上，反對派不斷指責警方濫用武力，卻對曾健超事前向警員潑水挑釁一事輕輕帶過；又例如針對旺角發生多次警民衝突，反對派只管批評警方粗暴對待示威者，卻對佔領人士多番蓄意辱罵警員、搶奪鐵馬，並以雨傘骨刺向警員臉部等行為裝聾扮啞。但儘管反對派如何扭曲事實、巧言令色，民意仍然不站在他們那一方，證明「佔中」在廣大市民心目中不僅沒有市場，簡直就是與民為敵。

「佔中」至今已展開二十多天，從9月28日佔領政府總部外夏慤道，到後來擴展至金鐘及灣仔一帶，甚至銅鑼灣和旺角。筆者自2013年戴耀廷提出「佔中」開始，就在不同場合清晰表達自己反對非法行為的立場，提出對「佔中」影響本港法治、經濟發展及社會和諧的憂慮。但無論如何，「佔中」已成事實，筆者與不少市民的憂慮亦一一浮現，日下無論大家屬何方政見，也有需要考慮香港以後的路該怎麼走下去。

「佔中」發起人最初稱只發動成年人尤其四十歲以上的市民參與，但到了今天，我們都清楚看到行動的主體是學生和年輕一輩，也有不顧父母反對走上街頭的中生，也包括如大專生等教育水平較高的一群。他們對香港民主發展有理想有抱負是好事，但他們也應該明白在表達意見過後，須理性地思考在現實的政治制度下，尋找解決問題的出路，而繼續佔領行動，不單令他們，亦令社會付出高昂的代價，且於事無補。

從另一角度審視，正如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指出，「佔中」始終是非法行為，參與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和法律責任。其次，即使佔領者無懼犯法，他們都需要明白佔領街頭確實影響其他市民的日常生活，例如上班上學，交通運輸，對於大小商舖的負面影響更是有目共睹，民怨因而四起。對於政治信念不同的其他香港市民造成的影響，參與者必須考慮和回應。而行動已對不少中小企或小商戶的生意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，更非一聲道歉就可說服商戶接納這些本來不應有的損失。

從外國媒體的報道，多是反映和同情示威者的訴求，但市民對盡快回復社會秩序的訴求，就沒有被充分表達。事實上，民意並非只有街頭上示威者的訴求，也包括了其他為保生計每天上班，希望盡快恢復社會秩序和希望按基本法實現普選等等的聲音。

早前美國《紐約時報》就引述一名華府高層官員，指出美國不希望中關係受香港的「佔中」影響，白宮也無意捲入這場風波。早前中國外長王毅到訪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克里舉行會談，克里重申美國政府支持香港按照基本法實行普選，而王毅外長也重申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，各國應尊重中國主權。對於極少數妄想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的人來說，華府的態度無疑是一盆冷水。

在香港事務的問題上，即使國際關注「佔中」，對香港局勢也不可能起任何正面作用，而繼續佔領也對其他市民造成持續的負面影響。事實上，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，我們的民主化是必須跟從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進行，學生和年輕一輩必須明白，並透過理性討論，及早回到和平法治的大道。

楊莉珊

北京市政協常委

激進分子滲入旺角佔領區，引發連場衝突，上周末連續兩晚暴力衝擊警方防線，佔領行動正步向暴亂邊緣。在這高危時刻，竟有家長帶同小孩，甚至推着嬰兒車走到前線與警方對峙；亦有網民在社交平台號召帶同小童到旺角作「人盾」。這些行為極其可恥，與恐怖組織以兒童作人質的行徑十分接近。香港社會絕對不能認同，必須予以強烈譴責和反對。

佔領行動已超過3個星期，旺角是發生最多衝突的佔領區。連日來，在旺角非法集結的人士重新堵塞大範圍路段，更有部分激進和滋事分子配備頭盔、眼罩和鮮紙，以膠軟墊包裹手臂，手持雨傘，有計劃、有組織地不斷暴力衝擊警方防線，導致數十名警員受傷。

蓄意將佔領行動引向暴亂

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批評，示威者有組織地暴力衝擊，視法紀如無物。煽動衝擊的帶頭滋事者是已知激進組織的活躍分子，經常組織、策劃及指揮各式各樣的衝擊行為，並在多處挑釁警方人員，刻意、有計劃及多次衝擊警方的警戒線。警方指出「旺角非法集結正步向暴亂邊緣」，這是最嚴厲的一次警告，預示大規模衝突風險極高。激進組織蓄意將佔領行動引向暴亂，目的就是要製造惡性衝突甚至流血事件。

高等法院頒布臨時禁制令，禁止佔領旺角及金鐘馬路。禁制令頒布後，無論如何，家長必須立即帶同兒童離開非法集結場地。但是，兩個佔領區都有集會人士表示堅決留守。學聯表示尊重法庭裁決，但不會撤出佔領區。在此情況下，社會要警惕有人繼續以兒童作為人盾堅持佔領行

動，絕不能容忍這種反人道的危險行為。

以兒童作為人質或人盾，是恐怖主義的顯著特徵。例如2004年9月1日的別斯蘭人質事件，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、最大規模的人質劫持事件之一，有1200多人被恐怖組織劫為人質，其中70%是兒童。恐怖分子對解救人質指揮部威脅說：如果一名武裝分子被打死，他們將殺死50名兒童；如果一名武裝分子被打傷，則將殺死20名兒童作為報復。人質事件最終導致331人遇難，包括186名兒童。

反人道的危險行為

非法「佔中」行動以小童作人盾，與恐怖組織以兒童作人質的行徑十分接近，都是必須強烈譴責和反對的反人道的危險行為。值得警惕的是，警方發現有家長帶同兒童在旺角被霸佔地區非法集結，曾派出談判組人員到場勸喻他們離開，但遭拒絕。一些家長對帶同未成年子女參加非法集結視為參加嘉年華活動，不少更是親子組合，有家長純粹帶同兒童「到此一遊」拍照留念，用來布防的雨傘與鐵馬是最佳景點。亦有家長「實地教學」，聲稱不害怕警方會清場，更指每年香港都有多場遊行，沒有需要驚慌，希望自己的子女能體驗社會

運動，能明白

「佔中」理念云云。

旺角有示威人士抗爭之餘，不忘娛樂，不單進行足球、籃球、乒乓球等娛樂活動，甚至打邊爐吃吃喝喝，這種把佔領地點變成娛樂的嘉年華場地，已經引起各界強烈的反對聲音。而一些家長將帶同未成年子女參加非法集結視為參加嘉年華，做法更加糊塗和荒唐。正如警方強調，由於非法集結人士的行為越來越激進，任何人士帶同兒童到高危地區，均有機會令他們在衝突中受到傷害，警方強烈譴責此種行為，認為這是極不負責任及危險的行為。

被西方媒體稱為「雨傘革命」的違法「佔中」行動，迅速演變為大規模騷亂後已超過三個星期，越來越清晰顯示出「顏色革命」的性質。港版「顏色革命」不僅撕下了「和平佔中」的假面具，而且正步向暴亂邊緣，其中以小童作人盾的可恥做法，更與恐怖主義行動不遑多讓，社會各界必須強烈譴責。一些糊塗家長亦須糾正參加嘉年華的荒唐心態，不要帶同自己未成年子女去犯險。魯迅當年大聲疾呼「救救孩子」，這些家長現時尤須聽取！



楊莉珊

黃海振

資深評論員

彭定康在倫敦上竄下跳慘成「千夫指」

卸任後，由彭定康接任港督職務。

特區對「佔中」表現容忍

英國外交部發言人說，英國歡迎中方確認香港特首選舉由普選產生，認同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普選制度，強調支持香港循序漸進邁向普選。事實上，英國人殖民統治香港的100多年裡，不要說普選，「選舉」兩個字也只在英國1997年撤離前才出現。《中英聯合聲明》沒有條款規定特首須要由普選產生，是北京自己提出來讓香港居民擁有更多權利，並寫入基本法。彭定康在題為《英國有責任為香港發聲》的文章裡，也不得不承認英國統治香港期間，港人缺乏選擇自身管理者的能力。

在香港被英國人殖民統治的100多年裡，如果有香港人敢衝擊英軍，會立即被擊斃；媒體只要發表涉及英國人利益的文章，就隨時會被關閉；1967香港民眾在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下，開展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活動，被港英當局稱為暴動。警察不僅以催淚彈、警棍等驅打群眾，還發佈緊急法令，實施宵禁，封閉許多學校及報社，幾百人被遞解出境，導致51人喪失生命，800多人受傷。

今日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在處理非法「佔中」及應對激進分子的挑釁中，則表現出極大的容忍和克制，也沒有關閉煽動非法集會的報社。彭定康稱香港已經沒有法治，民主

和自由，既說明其無理，也證明其無知。

彭記「炸彈」阻香港發展

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年代，新僑中學因為懸掛中國國旗和唱國歌，受到港英當局的責難；被港英當局強行取消或關閉的華人聯會、報社和團體超過200間。而罷中學校長因為講「港人應該愛中國」而被驅逐出境；大批愛中國的電影、文藝工作者遭非法逮捕和迫害等說明，香港回歸後，市民享有比英國殖民時代更加多的自由和民主。

非法「佔中」是有組織、有預謀的違法行動，是刻意挑戰法律、混淆是非、無視居民福祉的霸道行動，受到香港大多數民眾的強烈譴責。警方依法嚴格辦事，是為了確保社會秩序和安寧，捍衛公眾安全。華盛頓、紐約、倫敦等西方「民主」城市，也都不會容忍非法集會、霸佔道路。美英警察對付非法示威者，不僅發射催淚彈，使用武力的強度也比香港警察嚴厲得多。

正是彭定康，在就任末代港督和英國不得不撤離香港前後的日子裡，在改制、民主、自由等諸多領域給香港埋下了許多危害香港人安全的「定時炸彈」，給香港政權順利交接製造了巨大障礙，既破壞了中英合作，也埋下了不信任的禍根。彭記「定時炸彈」，至今仍然讓香港民眾心中留下難以彌補的情感隔閡，阻礙了香港的民主發展。

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
藍鴻震博士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